

金華黃先生文集

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續藁十三

序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於仙經地志者天門閣風丹
丘桐栢而南因號為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險絕莫適至顧
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峯
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
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
坐十人旁睨四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
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恒用為稱首予佐
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挾別蔽翳求昔人之遺刻
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松

蒼翠甍桷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歛而休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為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耶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為石臺故事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寘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拔私人布列要途持

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為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為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既引見速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為引例之地尤中其藪於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

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慙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其崇論宏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於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迄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探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摠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它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為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為興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既稱公感

末疾卒又以興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於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石峽書院詩序

宋尚書侍讀淳安方公以文學行義師表一世家食之日戶屢殆無所容公因闢里第為講舍治祠宇其中以春秋行釋奠禮賜號石峽書院更築室其西而家焉

皇朝因其故額而設山長貲始領於有司今山長方晉明病其規制褊陋將斥而大之公曾孫銅陵縣尹道聲亟命徙所居室使益西以其地廣書院舊址族人亦相率割旁近地為助晉明乃與直學汪汝懋度其位置令士人有籍于書院者合私錢以徵工僦傭遷故所有殿堂及它室屋去迫隘而就顯敞且白于郡府檄縣長吏蒞其役起至正元年冬十月訖二年秋八月落

成之日夏君溥為識其顛末于石吳君暉為登堂舉知行之說以發揮公名堂之義兩人今為其鄉先達耆俊之士咸樂與之更唱迭和以慶其成前後為詩近百篇會粹為一帙屬潛序其首潛竊惟昔州縣未有學之時天下四書院而已其後州縣既皆立學而前賢講授之地與其所居所游亦莫不別建書院近世好事之家又多慕效創為之日增月益而學與書院參立於州縣間亦已盛矣所謂四書院者其一曰應天本睢陽戚氏舊居戚氏自正素先生以師道自任傳子及孫俱為名臣或嗣主其書院南豐曾公稱為能世其道德者也石峽實公講授故處無異應天之在睢陽公擢倫魁後八十年道輟復奮身科級為今名流能脩其前人之業使弗墜而愈振視戚氏亦何以異固非好事之家慕效而創為之者可同日而語也形於頌聲豈溢

美哉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章與公同對大廷而潛又辱與道
壑托斯文一日之雅雖鄙陋無能序作者之意其何敢辭庸述
其梗槩以為之序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為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
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
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薄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
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
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
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
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
剝水間往往握手歔歔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聲歌凡

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
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
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為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
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
氏皐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懼
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
以遊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既緘辭銘其墓且探其家
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為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
刻真縣齋以潛韋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為之序夫誦其詩而
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
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為掩卷太息
而不已也異時龔公聖子見先生於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

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為詩嗚呼茲其所以為先生歟先生葉氏初名其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隔截後進筆墨豪縷之異挾槩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偃偃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於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於詩故老往往置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湧不省為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

也大雅曰芄芄棫樸薪之類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
類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
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為
清廟欲為薪之類之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為空谷之白駒而遂
為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
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
久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為
異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
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渡
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

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為蜀士之望
以著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
隆山先生大理公之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墮者也先生之大
父大資清忠公為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
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
之間父子自為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太史
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聞於史學大理公歿學者有所不知必
之先生而考實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
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
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殘閱貴游挾清才
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
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為品評者謂有山林之

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剥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為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龍藏遺藁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為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潛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潛之曾大父朝請府君同為郎於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公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後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為託潛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耶姑次第其梗槩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

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強起為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州
尋以達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
公已為誌于幽堂此不具

地鈐序

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曰德韶為其國師能以山川岡壠形
勢辨地之吉凶凡作圖以志浙東西州之宜為墓地者千有三
百師既示寂世罕傳其圖葬而偶直其處徵應率與圖合嗚呼
何其神也師姓陳氏處州龍泉人得教外之傳於清涼法眼時
天台學幾絕忠懿遣使十輩用五十種寶求得其書于高句麗
五時八教之旨晦而復明實自師發之初師至天台觀智者遺
蹤如故居且適同俗姓或疑其後身云然僧史中莫有名其為
良葬師者豈秘不輕出人無得而稱耶抑其徒不欲以餘伎為

師累而諱之也予聞古之為城邑室屋若治地而葬者必以卜
直用龜而已縣之詩殷盤周誥孔子之語曾參可考也夫山川
岡壠之形勢亦甚易見顧獨求之難知之鬼神者寧非地可以
形盡而鬼神之為變不窮也哉後世陰陽家務騁其精鑒絕識
始不復受命於鬼神至師之為圖苟粗知方位者皆可按而求
之舉有盡之形周無窮之變雖聖人莫成其能矣客有視予以
其圖者請序而傳之嗚呼師非藉圖以傳圖固不宜無傳也予
既惜師之自秘其徒又諱不道是用弗讓而題辭篇端焉

雲門集後序

越之山水雲門最勝浙河之東大抵皆以山水為州非它無勝
處也姑以越中言之禹穴秦望天姥四明五洩東山蘭亭鏡湖
剡谿或幽阻峻極人跡所不通或據舟車往來之會好事者不

過以一覽為足或密邇於城闔畸人靜者不屑自混其中惟雲
門之去人境近而不迫遠而不迂高僧上士多擇其勝地以為窟
宅名公才彥無不喜與之游而為之紀述賦詠亦有未始至其
處而寓歆羨之意於文字間者焉予觀柳子厚記永之黃谿柳
之西山皆清邃奇麗勝處前乎子厚未有能啓其秘後乎子厚
莫有嗣其賞音寧不以荒遐僻陋去人境之遠乎子厚又於西
山錕鉅潭小丘歎其久為棄地且謂使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
之士爭欲得之夫澧鎬鄠杜在當時為神州赤縣第宅之聯屬
冠蓋之追隨相望不絕登臨獻酬之樂形於篇什者徃徃流傳
至今誠非窮鄉下土所有杜牧之家於樊川擅澧鎬鄠杜之勝
而終南山僧乃不識其姓名則以紛華侈靡去人境太近游方
之外者莫肯顧留而日與之狎也有其勝而無二者之病其惟

雲門乎蓋地必以人而重人必以文而顯雲門緇流道價之穹
足以重其地者固多納交於賢士大夫而有文可見者雅音迺
發鴻藻交映亦未易一二遽數地以人重人以文顯而其文又
必賴後之人以傳上人允若所以汲汲焉致力於此也凡其所
哀輯上下千餘年得詩文總若干篇號曰雲門集將使予為之
序而刻之山中予不敢輒以蕪斐之詞寘諸羣言之首惟聖人
之贊易序卦處末庸竊取斯義作後序以系乎左方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 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剌爾公為資正院
使蒞事伊始首詢官府之沿革及所揔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徵
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
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為廢